

## 论希尼的“倾听”诗学理念及其实践

颜美娟 王丽丽

---

**内容提要:**在对希尼作品中听觉和声音要素的研究里,有关他“倾听”的诗学思想及其实践鲜有评述。希尼作为一个听觉诗人,将他的“倾听”理念浓缩嵌置于诗文创作中。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文本揭示其“倾听”思想及其诗学实践:通过“听觉地窖”的储存、“原始音调”的模仿和“个人音调”的探测这一系列的“倾听”实践,使得诗歌能够缔造一种既忠实于外部真实的冲击,又敏感于诗人存在的内部法则的秩序。

**关键词:**谢默斯·希尼 “倾听” 诗学 诗学实践

**作者简介:**颜美娟,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诗歌;王丽丽,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

**Title:** On Seamus Heaney's Poetics of Listening

**ABSTRACT:** Despite previous studies concerning the aural elements in Seamus Heaney's poetry, few have examined Heaney's practice of poetic listening. As a poet with an acute ear for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Heaney translates what he has heard into his poems and creates his poetics of listen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rough the deposit of "Listening Cellar", the imitation of "Original Accents" and the sounding of "Personal Voice", Heaney's poetry can make an order as true to the impact of external reality and as sensitive to the inner laws of the poet's being.

**Keywords:** Seamus Heaney, listening, poetics, poetic practice

**Authors:** Yan Meijuan <yanmeijuan2009181@163.com> is an M.A. candidate of English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350007), majoring in English poetry. Wang Lili <wanglili@fjnu.edu.cn>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350007),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 1939—2013)自199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关其诗歌的评述译介不计其数。然而在对希尼诗文中声音和听觉因素的研究里,有关他“倾听”的诗学理念及其实践却鲜有涉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希尼以诗歌成名,比起诗学思想,对他诗歌本身独立的研究相应地更受学者青睐;另一方面则是希尼并没有系统地对其诗学思想及创作实践加以诠释,其“倾听”理念只散见于他的诗文中,因而没有引起国内外学者足够的重视。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文本揭示希尼“倾听”诗学理念的内涵及其实践,以期弥补当前希尼诗学研究的不足,为全面了解希尼核心诗学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路径。

视觉和听觉是重要的审美感官,相比之下,西方学界重视视觉而轻听觉,截至目前鲜有专门文章或专著探讨听觉作为审美感官的理论或实践,相关评论也只是散见于各个领域中:在哲学界有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听进行辩护,诗歌领域里有T.S.艾略特的“听觉想象力”(auditory imagination),美学界则有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Iser)的后现代听觉文化革命的伟大构想,等等。<sup>①</sup>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希尼提出了他的“倾听”诗学理念。作为当代英语诗坛的执牛耳者,希尼的“倾听”诗学思想及其实践不仅进一步撼动了视觉一统天下的地位,且在诗歌领域里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欧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曾这样评价阅读希尼诗歌时的感受:“读希尼的诗歌,仿佛是在倾听事物本身”(qtd. in Allen 25)。那么,希尼的“倾听”诗学理念具有哪些内涵,其具体实践又是怎样的呢?

在诺贝尔受奖演说《归功于诗》中,希尼带领听众重温他20世纪40年代作为一名倾听者的成长经历:“从感情和理智上都有几分与世隔绝”的“穴居生活”(希尼420)中,年幼的他常常会攀上家里大沙发的一只扶手,倾听收音机传递的各种音波,专注地揣摩领悟其背后传递的深意。从那以后,希尼开启了广阔的世界和语言之旅。事实上,希尼“从未自那沙发的扶手上完全爬下来”(434),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当年那种倾听收音机的心态。正是得益于这种凝神倾听,通过“听觉地窖”的储藏酝酿、“原始音调”的模仿运用和“个人音调”的探测挖掘一系列的“倾听”实践,使他的诗歌“能够缔造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既忠实于外部真实的冲击,又敏感于诗人存在的内部法则。一种在那里我们能够最终成长为我们成长的贮藏物的秩序。一种满足所有人在智力方面打开胃口并在感情方面洞开悟性的秩序”(422)。

### 一、“听觉地窖”

在接受吴德安有关诗歌形式和思想意识之间联系的采访中,希尼曾说:“我认为那是抑扬格的五音步诗行储存在我的意识中。也必须提到那同样是神秘地在你耳朵深处,在一种听觉的地窖中,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语的影响”(442)。“听觉地窖”在希尼诗歌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神秘地”隐藏于希尼耳朵深处,发挥着储藏、积淀和酝酿的功能——将音质材料贮存于“听觉地窖”中内化为一种无意识,进而逐步丰富听觉素养,等待灵感的酝酿,“时刻一到就被引进了记忆”(449),从而为诗歌能够缔造一种使他“成长为他所成长的贮藏物的秩序”、能够对所处现实世界的社会文化等做出回应以“忠实于外部真实的冲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基础的奠定不仅为希尼在音韵素养和文学教益领域“打开了胃口”,还使得他在乡土文化

方面亦“洞开了悟性”。

### 1.1 倾听乡音

在希尼的“听觉地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北爱尔兰方言。他出生于北爱摩斯巴恩(Mossbawn)一个世代务农的天主教家庭,对北爱盖尔语方言情有独钟。事实上,摩斯巴恩就是一个带有复杂深厚内涵的地方语音。希尼写道:

“摩斯”(Moss),是一个苏格兰词汇,大概由垦植者带到了乌斯特尔;“巴恩”(Bawn),是英国殖民者为他们坚固的农庄所起的名字,“摩斯巴恩”,即沼泽地上的垦植者之家。尽管有了这个“学名”,我们还是将其念为“摩斯班”(Moss bann),而“班”(ban)在盖尔语中意为白色,这样一来,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否就意味着“白色苔藓”——沼泽地上的白棉花?(220—21)

关于“Bawn”,多霍诺(Denis Donoghue)研究后指出:“Bawn一词,如果从英国或苏格兰垦植者的角度看,意指带有城墙防护的堡垒,而若取其爱尔兰之意,特别是南部爱尔兰之意,那么它则意为放牛之地”(Andrews 90)。这也正解释了希尼会从“摩斯巴恩”听悟出“乌斯特尔文化裂隙的隐喻”(221)的缘故。“摩斯巴恩位于道森堡(Castledawson)和图姆(Toome)之间”(221),而这两个地方分别以“领地”和“泥塘”为其典型代表:“‘领地’指的是莫尤拉(Moyola)庄园……以前的主人是……前任北爱尔兰保守党总理”,而另一极“‘泥塘’指的是班河(River Bann)两岸一片辽阔的低洼沼泽……‘班谷’(Bann valley)是英国最古老的人类聚居地之一”(221)。摩斯巴恩处在英国和爱尔兰两极领属之间的地理位置,折射出它是处于英国和爱尔兰两种文化交错影响的特殊文化地带,因而象征着希尼“置身于英国影响的标记与本土经验的源泉之间”(221)的文化身份以及乡土情怀。

### 1.2 倾听韵律

韵律的积累在希尼的“听觉地窖”中亦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希尼对韵律的倾听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学性语言、乡间小调以及“诵记文”。

文学性语言指来自英语诗歌中那些文雅的表达,而这缘于希尼所接受的英语传统正规教育,其中的文学课让他领略了英语诗歌“多音节的堂皇华美”(211),常常被“洪钟大吕般的音节所慑服”(212)。然而这样的诗篇是被迫记诵的,儿时的希尼只是“似懂非懂”(211):“文学性语言,英语诗歌经典中那些文雅的表达,是某种被迫接受的东西,由于远离我们的经验而不能使我们激动;其正规华丽的措辞也不能再现我们自己的口语”(211)。

比起英语诗歌文雅华丽的多音节,希尼“听觉地窖”中对韵律的记忆更多依恋于乡间道路上吟唱的顺口溜,例如:“‘你的土豆干了吗/该挖的时候到了吗’/‘拿起铲子试一试’脏脸的麦克古根如是说”(209)等等。这些令希尼着迷的打油诗虽然听上去毫无意义,其中还不乏粗俗的成分,但它们却因其简单美好的旋律存入希尼的“听觉地窖”中:“我们没有被迫记住这些片断,它们却好像是从脑海中自然冒出,并能脱口而出”(211)。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能指符号所具有的听觉性质在语言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自然环境中习得的富有韵律美感的语言更贴近生活经验,容易记忆;另一方面则是这些乡间小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特性和家乡温情,从而成为希尼不可磨灭的记忆。

第三种韵律来源是“诵记文”。“诵记文”介于“学校诗歌与道边的顺口溜之间”(212),

“每当亲友来访或家中召开儿童晚会时”，作为家庭日常生活仪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希尼常被邀请背诵“诵记文”：有时“会是一首爱尔兰的爱国歌谣”，有时，则会是“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所做的一支西部叙事曲”（212）。比起乡间小调，“诵记文”没有下流词汇的粗俗踪迹；而与拜伦等优雅华美的诗篇相比，亦缺乏其“庄严玄奥”的内涵（212）。但这些内容粗糙的“诵记文”仍起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提供了一种韵律……在家庭生活之中……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仪式”（212），成为希尼生命的一部分。

## 二、“原始音调”

何为“原始音调”？希尼解释道：“一个诗的音调也许与诗人的自然音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自然音调即他所听到的他正在写着的诗行中的理想发言者的声音”（255）。这里的“自然音调”，就是他后面所提到的“原始音调”（256）。希尼认为，在文学学习和创作中，应该善于捕捉诗人的原始音调，倾听他们独一无二的音纹加以揣摩领悟：“现在，文学教育的目的之一，正如我所体验过的，是把你的耳朵变成一个诗的窃听装置，那么，一首删去标题和日期的诗通过其措辞、比喻以及节奏便能辨认出来”（256）。在希尼看来，倾听诗人的原始音调即倾听理想发言人的声音，捕捉诗人那如指纹般独一无二的嗓音：“这个想法就是一个声音犹如一个指纹，具有连续不断的和独一无二的记号，能像指纹一样被记录下来加以鉴定”（256）。

因此这原始音调，事实上是从其他作家身上发现的，希尼对此有一段完整的论述：

实际上，你是从其他人那里听到它的，你在另一位作家的声音里听到了什么，它流入你的耳朵，进入你头颅的共鸣腔……这另一位作家实际上已对你说了一些重要的话，你本能地意识到这些话是你自身以及你的经验的各个方面的真实共鸣。而你作为作家所走的第一步就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模仿那些注入你耳中的声音。（256）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模仿那些流入耳朵的声音”，就是要模仿其他作家的“以那样特别的方式”说出来的原始音调。希尼在对原始音调的模仿过程中注意到了“诗人存在的内部法则”，即作为一名诗人应有的艺术特色和创作原则。除了进一步为“听觉地窖”贮藏文学养料外，对原始音调的学习还令希尼打开了诗歌写作的“胃口”，收获了文学创作的悟性。

### 2.1 霍普金斯“弹跳的辅音”

霍普金斯（G. M. Hopkins）诗歌带有“典型的弹跳的辅音”（256），其音调更是以“重浊辅音”（256）为鲜明特征。帕克（Michael Parker）就曾精辟地概括出霍普金斯对希尼用词用韵产生的重要影响：“霍普金斯对希尼早期诗歌的影响最显著地体现在他韵律的强大推动力、措辞的力度和寓主题活力于声音之中的‘重浊辅音’所产生的节奏感”（20）。在阅读霍普金斯的诗作后，希尼进行诗歌创作的“胃口”被打开了，第一次文学触电便是模仿霍普金斯的音调：

Startling thatch-watches, and sudden swallow  
Straight breaks to mud-nest, home-rest rafter  
Up past dry dust-drunk cobwebs, like laughter  
Ghosting the roof of bog-oak, turf-sod and rods of willow...（Heaney 44）  
棕鸟在茅屋顶张望，燕子蓦然



直冲向泥巢,在家休憩的筏夫  
起身走过挂满灰尘的干燥的蛛网,像笑声  
萦绕在黑槛,草皮和柳枝搭就的木屋顶上……(256)

从上述诗歌中不难发现霍普金斯式弹跳的辅音和浊重顿挫的音调,例如从 /s/ 到 /t/ 音节的滑落弹跳在多个单词里反复出现 (startling, straight, rest, past 等),而音节 /l/ 与 /əu/ 的组合 (swallow), /b/ 与 /r/ 的联结 (breaks) 以及 /d/ 与 /r/ 的相接 (dry, drunk) 等则都充分营造了凝沉浊重之感。

希尼曾强调:“诗不是纪实的内容在起作用,而是抓住你耳朵的某种美感和惊奇的语言用法在影响诗”(449)。希尼对诗歌用韵的讲究——“变化不定的头韵音乐,报到的声音和霍普金斯诗中典型的弹跳的辅音”(256),正是他从模仿霍普金斯原始音调这一“倾听”实践中所获取的悟性。

## 2.2 曼德尔斯塔姆的“自由呼吸”

曼德尔斯塔姆 (Osip Mandelstam) 是一位在面对艺术和政治两难抉择中忠实地发出个人原始音调、坚持诗歌创作独立性原则的东欧诗人。他认为,“抒情诗的基本因素是它作为自身的意外的快乐,而抒情诗人的首要之务是他不为任何政党或纲领做奴隶,而是真正自由地彻底地成为他自己”(230)。曼德尔斯塔姆对艺术自由的追求虔诚而执着,“甚至以自己的死亡为代价,见证了他称之为‘自由呼吸’的必要性,见证了无羁的、非说教的、不受政党支配而凭借灵感的诗歌的必要性”(230)。他不愿在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压迫下改变自己音调的努力和甚至为此献身的精神深深触动了面临相似困境的希尼。他从曼德尔斯塔姆的原始音调中汲取了养分,“因此在援引他的美学理念中,希尼同样使人联想到最终在其诗歌中反抗周围政治现实的作家”(O'Donoghue 142)。易言之,希尼亦致力于让诗歌得以“自由地呼吸”,而不是让诗歌沦为政治传声筒。在《斯特森岛》组诗第12首,希尼借乔伊斯 (James Joyce) 之口发出了曼德尔斯塔姆式的艺术至上观:“作家的责任 / 不允许你顺从惯例习俗。/ 无论你做什么都要独立自主。// 主要的事是写作 / 为兴趣而写。培养一种工作欲望 / 使你想象写作就是天堂……”(150)。曼德尔斯塔姆艺术至上的音调深刻影响了希尼,进而为希尼的诗歌功用观——“诗歌不应成为传声筒或有实际效用”(5) 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 三、“个人音调”

在《雨的礼物》一诗中希尼写道:“他探测着深浅 / 涉过人生之水。/ 探测深浅”(45)。“探测”(sounding) 一词的选用蕴意隽远。吴德安采访希尼时特别就这个词的意蕴向希尼请教,希尼回应说,他其实是化用了英文熟语 “sounding out”,即“探测出一条路”。“Sounding”本是一个技术性词汇,意为探测水的深度。但希尼在诗歌中置换了其航海语境,指出“诗也有铅垂线,也是声音。诗人也是探测着往前走,探出一条路”(439)。希尼认为,“倾听”首先帮助诗人探测并模仿理想发言人的原始音调,在此过程中,他提高了在语音以及诗歌创作独立性等方面的悟性,从中洞悉“诗人存在的内部法则”,坚守艺术家的自我本色。通过学习原始音调而获得对专业用词的感觉后,希尼主张诗人应把“自己的感情诉诸自己的语言”(255),最终要探测出自己的一条创作之路,即在“忠实于外部真实冲击”的同时,也要像其他理想发言人那样敏感于“诗人存在的内部法则”(422),发出诗人个人的文学之音,从而让自己的诗歌也能被倾听、被领会。

希尼的地名诗和沼泽诗就是带有他个人独特音纹的作品,是其探测个人音调的有力说明。

### 3.1 地名诗

希尼用英语进行诗歌创作,忠实于英语作为世界主流语言的真实冲击,然而通过在诗歌中植入北爱尔兰地方性词汇,他又坚持了作为一名北爱“诗人存在的内部法则”,从而使得英语诗歌传统发生了细微精妙的变化和改动,即“他的诗用一种世界性的媒介娴熟地表达出顽强的本土性”(伊格尔顿 213)。

在《安娜莪瑞什》(Anahorish)一诗里,希尼写道:“‘安娜莪瑞什’,你是辅音/柔和的上坡,母音的绿草地”(43)。希尼在地名“安娜莪瑞什”中融入了个人的情感:“柔和的上坡,母音的绿草地”。通过个人的情感介入,使得这普通的地名符号被赋予了除地理意义之外的人文感情色彩,其中希尼对家乡的热爱神往之情呼之欲出。无独有偶,另一首地名诗《布罗格》(Broagh)亦能彰显希尼对倾听乡音的独特体悟:“‘布罗格’一词/低音的得得连续敲击声/在带风的布尔树/和大黄叶片中/收束得近乎/突然,就像那最后的/‘格’让外来人感到/很难驾驭”(49—50)。这里的“外来人”指的是英国人,而让他们感到无法“驾驭”的是爱尔兰语中许多独特的发音,特别是像“安娜莪瑞什”和“布罗格”这样的地名。这两个城镇名称发音像“喉咙里久已被遗忘的盖尔音乐一般美妙”(221),其功能早已超出作为地名的能指符号,更多的是承载了一种独特的爱尔兰文化,一种区分圈内人与外来人的民族身份标志,诉说着北爱尔兰独特真实的历史记忆,亦凸显了希尼对来自地名的乡音敏锐的听觉感知。

### 3.2 沼泽诗

作为一名北爱诗人,希尼的创作不可避免地面临对复杂的北爱政治语境做出回应的要求。在面对各种要求诗歌表达政治立场的呼唤下,希尼选择坚守“诗人存在的内部法则”。他对沼泽进行考古挖掘,倾听历史对暴力牺牲的诉说并与北爱的现实环境对比参照,真实而又巧妙地回应了“外部世界的冲击”,传递出他对北爱所经历的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生命浪费和精神浪费”(426)的深刻思考。

“我的食指和和拇指之间/夹着一支矮墩墩的笔。/我将用它挖掘”(8)。希尼在诗歌《挖掘》里曾发出这样的宣言。“挖掘”与“倾听”遥相呼应,具有希尼式的沉稳内敛。希尼用笔致力于挖出象征北爱厚重历史的沼泽意象:“我们无遮拦的国土/是一片沼泽,在太阳落下和升起之间/不断结着硬壳”(37)。“沼泽(Bog)是少数几个进入英语词汇的爱尔兰词语,沼泽本身所具有的保存过往历史的功用自然就意味着在沼泽里蕴含着爱尔兰的历史”(何宁 91)。从沼泽底下,希尼挖掘并开展了对象征历史暴力的一系列埋藏物的思考。

以《惩罚》一诗为例。希尼观察因通奸而被投入湖底的沼泽女尸:“你曾/那么美丽的脸庞现在却黑如焦油,/我可怜的替罪羔羊,//我几乎爱上了你”(91),从中希尼对弱者的怜悯可见一斑。诗末希尼将视线切换到当代与英国士兵发展男女关系而被示众惩罚的北爱女孩身上:“我已经这样哑然地旁观过/当你叛逆的姐妹们/被头涂柏油,/在栅栏边示众哭泣”(91—92)。诗歌的内涵在历史与现实交错重叠的画面中被赋予了极大的张力,意在引起读者的反思:这种“文明的暴行”是历史的轮回吗?读者似乎可以真切地听到希尼的态度:“我会默默赞许/这种文明的暴行,/同时也领悟这种仪式性的、/族群的、情欲的报复”(92)。然而从希尼的表态里读者同样可以测听出一种苦衷与无奈并存的纠结复杂心情:“《惩罚》阐述了他在理智与直觉,在‘文明的暴行’和对族群情欲‘报复’的‘理解’之间的痛苦张力”(Andrews 117)。理智上,希尼并不想对任何一方表明自身立场,拒绝将诗歌变为政治附庸;但情感上,良知使得其天平

倾向于柔弱的一方,通过挖掘沼泽这一独特地貌所埋藏的历史记忆,使个人音调真切巧妙地被倾听、被感悟,从而使诗歌能得以真正实现“‘既忠实于外部真实的冲击,又敏感于诗人存在的内部法则’的秩序”。

### 结语

希尼曾说:“真正的诗歌是被内在生命和被语言听到的”(贝岭 88)。在其创作过程中,希尼始终保持着凝神倾听的姿态,并将“倾听”理念通过“听觉地窖”的储藏酝酿、“原始音调”的模仿运用和“个人音调”的探测挖掘浓缩嵌置于其诗文中。希尼的“倾听”一方面使得他在诗歌里对现实世界中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语境做出回应,做到了“忠实于外部世界真实的冲击”,体现了诗人的人文主义道德关怀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另一方面“倾听”又赋予希尼的诗歌以兼收并蓄深沉内敛的内在张力,以其独树一帜深邃沉稳的个人音调被倾听与被领会,从而使他的诗歌亦能“敏感于诗人存在的内部法则”。

### 注解【Notes】

- ① 海德格尔主张通过倾听以消除偏见(参阅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1996年,第1215页),和倾听诗人的言说(参阅《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85页);伽达默尔的“倾听哲学”强调倾听与理解之间相互依存的联系(《论倾听》,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1-4页);比尔布若(Jeffrey Bilbro)聚焦艾略特的“听觉想象力”对希尼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详阅“Sounding the Darkness and Discovering the Marvelous: Hearing ‘A Lough Neagh Sequence’ with Seamus Heaney’s Auditory Imagination.” *Irish Studies Review* 3 (2011): 321-36; 韦尔施的听觉美学可详阅其著作《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73-87页。

###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Allen, Michael, ed. *Seamus Heane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7.
- Andrews, Elmer, ed. *The Poetry of Seamus Heaney*. Cambridge: Icon Books, 1998.
- Bei, Ling. “Face to Face: Conversations with Seamus Heaney.” *Reading4* (2001): 87-95.
- [贝岭:《面对面的注视——与谢默斯·希尼的对话》,《读书》2001年第4期,第87-95页。]
- Eagleton, Terry.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Eros in History*. Trans. Ma Haili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8.
-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Heaney, Seamus.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0.
- . *Seamus Heaney: Collected Poems and Essays*. Trans. Wu De'an, et al.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0.
- [谢默斯·希尼:《希尼诗文集》,吴德安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
- He, Ning. “On Heaney’s Bog Poem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06): 90-95.
- [何宁:《论希尼的“沼泽”系列诗歌》,《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第90-95页。]
- O'Donoghue, Bernard. *Seamus Heaney and the Language of Poetry*.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 Parker, Michael. *Seamus Heaney: The Making of the Poet*. Iowa City: U of Iowa P, 1993.

(责任编辑:丁冬)